

揮塵第三錄總目

卷之一

孝宗登真如寺鍾樓

高宗東狩四明日錄

劉希范責鄒志全書

婁陟明上高宗書

吳處厚與蔡持正不和

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叔為實錄檢討官

卷之二

揮塵三錄

一日

汲古閣

龍眠三李

宋惠直樂語

九江碑工李仲寧不肯刊黨籍姓名

蘇叔黨善畫窠石

徽宗宣曾空青至行宮

錢遜叔治宿州

張夫人哭魏夫人詩

劉季高謁詹安世

秦會之陳議狀



王幼安草檄

王稟徐徽李邈忠義事迹

呂張以勤王檄諸郡

曾空青跋真草千字文略

李夫人盡獲羣賊

向伯恭徐端益忠義

趙叔近守秀州

卷之三

劉廷黃大本朱弁行狀

揮麈三錄

二目

汲古閣

高宗召見張九成

呂元直趙元鎮相排

許志仁善戲謔

靠背交椅自梁仲謨始

曾空青辯謗錄

岳侯與王樞密墓地一同

黃達如監察御史

洪景伯試克敵弓銘

鄭亨仲節制尊嚴

曹庭堅遭遇秦相

建炎荊州遺事

湯致遠帥浙東

陳師禹責降

孟仁仲上表

万俟卨薦汪明遠

鄭恭老上殿陳劄子

陳忠肅得罪秦師垣

李泰發寓書秦相

揮塵三錄

三目

汲古閣

汪明遠宣諭荆襄

王權和州與虜接戰

胡昉夸誕

湯進之封慶國公

尤延之博物洽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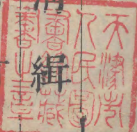
揮塵第三錄總目終

揮塵第三錄卷一

宋 汝陰 王明清

明 海虞 毛 晉

訂



佛宇掛鍾之閣多虛其中蓋欲聲之透徹也孝宗

潛躍在幼歲時偶至秀州郡城外真如寺登鍾

樓遊戲而僧徒先以蘆蔭覆空處上悞履其上

遂并墜焉旁觀之人失色無措亟往視之乃屹

然立于席上略無驚怖之狀此與夫國史所載

太祖皇帝少年日人馬俱墮于汴都城樓者若

揮塵三錄

卷一

汲古閣

合一契焉

陳揆彥緝二云

明清前年虱底百僚夏日訪尤丈延之語明清云

中興以來省中文字亦可引證但建炎已酉之

冬高宗東狩四明登舶涉嶮至次年庚戌三月

回次越州數月之間翠華駐幸之所排日不可

稽考奈何明清即應之曰自昔以來大臣各有

日錄以書是日君臣奏對之語當時呂元直為

左僕射覺民為叅知政事張全真為簽書樞密

院皆從上浮于海早晚密衛于舟中者樞密都

承旨辛道宗兄弟也逐人必有家乘存焉今呂
范二家皆居台州全真鄉里常州若行下數家
取索日錄參照則瞭然不遺時刻矣延之二甚
善便當理會繼而延之病矣不知曾及施行否
去秋赴官吳陵舟過茂苑訪一親舊觀其所藏
書因得已酉年李方叔正民代言詞掖從行航
海所紀頗備明清所緝後錄取王穎彥錢穆記
錄其間於此亦有相犯者姑悉存之所恨尤先
生不及見之耳其目云中書舍人李正民乘桴

揮塵三錄

卷一
二

汲古閣

記曰建炎己酉秋七月車駕在金陵初一日下
詔奉隆祐太后六宮外泊六曹百司皆之南昌
命簽書樞密院事滕康資政殿學士劉珏同知
從衛三省樞密院治常程有格法細務及從官
郎吏皆分其半從行八月十六日隆祐登舟百
司辭於內東門閨八月一日內出御筆以固守
建康或左趨鄂岳右駐吳越集百官議于都堂
羣臣皆以鄂岳道遠恐饋餉難繼又慮車駕一
動卽江北羣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

有乃決吳越之行十三日制以呂頤浩爲左僕射杜充爲右僕射繼又命杜充以江淮宣撫使留平建康府沿江諸將並聽節制二十四日從官以下先行二十六日車駕離建康府九月八日行在平江府十一日以翰林學士張守簽書樞密院周望爲兩浙宣撫使留平江府初命周望爲江南荆湖宣撫使駐兵鄂州以控上流以頤浩不可離行在乃改命焉十月二日從官以下先發初五日車駕離平江府十三日行在越

揮塵三錄

卷一

汲古閣

州入居府廨百司分寓十一月二十日知杭州康允之遣人押到歸朝官某人云自壽陽來報金人數道並入已自采石濟江以未得杜充周望奏報朝廷大駭集從官議欲移蹕江上親督諸將爲迎敵之計宰相侍從同對於便坐或謂且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以行宰相呂頤浩又自請行議未決退詣都堂午間得周望奏狀錄到杜充書虜騎至和州已召王瓌移師南渡杜充親督師詣采石防守朝廷稍安從官乃請

遣兵應援建康又分兵守衢州信州隘路慮胡
騎自江黃間南渡或從趨衢信以迫行在也二
十一日命傅崧卿爲浙東防遏使令召募土豪
以備衢信得江州報胡人破黃州由鄂州渡江
向興國軍洪州是日有中使自洪來云隆祐一
行已於十一月初八日起發往虔州矣二十二
日從官又請對慮胡騎不測馳突請以郭仲荀
輕兵三千從車駕至平江府倚周望韓世忠兵
以爲援仲荀方自杭來士卒老幼未至易作去

揮塵三錄

卷一

汲古閣

計而令張俊兵以次進發既對上以張俊重兵
不可留遂決意皆行退命直學士院汪藻草詔
曉諭軍兵以迎敵之說乃以二十三日先發兵
三千車駕以二十五日起行既至錢清堰宿頓
是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又康允之奏人馬已
自建康府徑路犯杭州界遂倉猝回鑾二十六
日次越州城下從官對于河次亭上議趨四明
呂頤浩奏欲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以爲
不可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

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多矣二十七日以御史中丞范宗尹叅知政事是日早駕詣都堂撫諭將士移御舟過都泗堰不克二十八日晚出門雨作自是路中連雨泥淖吏卒老幼暴露不勝其苦命兩浙轉運使陳國瑞沿路排頓用炭一千二百斤猪肉六百斤以給衛士云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明居于府解朝廷召集海舟甚急監察御史林之平自春中遣詣福建招募海船至是相繼而

揮塵三錄

卷一
五

汲古閣

至朝廷甚喜十一日親從班直百餘人因宰執早朝至行宮門外邀宰相問以欲乘海舟何往頤浩喻以利害乃退上命辛永宗勒中軍盡捕諸班直囚之十三日誅其首者十有餘人並降隸諸軍以侍御史趙鼎爲御史中丞十四日臺諫請對上喻以不得已之意又探報虜人已入杭州劉俊引兵出戰不勝康允之走保赭山詔六曹百司官吏並於明越温台從便居住於是左右司御營使司參議官皆留十五日大雨羣

臣欲朝至殿門有旨放散惟宰執入對既退車
駕遂登舟至定海宰執從行十六日從官以次
行吏部侍郎蘇望之以疾辭不至詔給寬假給
事中汪藻乞陸行以從十八日聞有使人至命
范宗尹趙鼎復回明州以修贄既至乃前所遣
報信使臣而已十九日車駕至昌國縣二十四
日遣權戶部員外郎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二
十五日早得越州李鄴奏云虜人已在西興下
寨別令人馬自諸暨趨嵎縣徑入明州乃議移

揮塵三錄

卷一
六

汲古閣

舟之温台是日范宗尹趙鼎回至行在二十六
日啓行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僅行數
十里云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一日大風碇
海中二日北風稍勁晚泊台州港口三日早至
章安鎮駐舟知台州晁公爲與李承造皆來上
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是日得餘姚把隘
官陳彥報人馬至縣迎擊乃退又得韓世忠奏
見在青龍鎮就糧欲俟敵人之歸爲擊計初命
世忠駐兵鎮江控扼後聞胡人自采石濟師上

命追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軍常州呂頤浩請以御筆召之上曰朕與世忠約堅守今聞乃來於是遣中使賫詔世忠聞采石失守已離鎮江府登海舟矣至得奏上優詔答之四日象山縣報人馬至明州張俊爲戰守備明州西城外民居盡蕪之矣然其意亦欲來赴行在也晚得康允之奏繳到杜充書已在真州與劉位聚兵爲邀擊計徐州趙立以師三千來援建康守陳邦光及戶部尚書李棨皆降于虜六日張俊奏云

揮塵三錄

卷一
七

汲古閣

二十九日正月初二日凡敵殺傷相當又得二十八日奏及差人賫到二級上命辛企宗以兵一千赴明策應又出手詔趣杜充趙立劉位激勵使戰以爲後圖皆親書示宰執乃遣之而辛企宗不行七日周望奏常州有緋抹額賊衆犯外城知州事周杞守子城以拒賊赤心隊劉晏出戰敗之又言知秀州程俱率官吏棄城保華亭縣又探建康人馬皆焚糧草收金銀稍稍渡江北去自稱李成人馬云八日張思正奏云張

俊出兵擊退虜騎思正與劉洪道李質分兵追躡九日張俊已自台州陸趨行在意恐金人小衲濟師而來力不能拒爾前此屢奏求海舟朝廷報以方聚集遣行欲其且留明州旣得此奏甚以爲憂又慮李鄴已迎降虜人以越爲巢穴其經營未已也十日郭仲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廣州安置以擅離越州及妄支散錢帛又夜過行在不乞朝見等罪也十二日滕康遣使臣奏隆祐一行已到虔州前此得信州探報云十

揮塵三錄

卷一
八

汲古閣

七日到吉州又云二十一日有人馬至吉州東岸知州楊淵棄城走朝廷深慮胡人追躡然本謀南昌之行意謂虜人未必侵犯雖離建康日得密旨令緩急取太后聖旨便宜以行後至平江議者乃云自斬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可抵南昌朝廷始以爲憂遂命劉光世自淮南移軍于江州以爲南昌屏蔽旣至而軍中月費十三萬緡知州事權邦彥以用度不足告于朝廷命洪州三省密院應副至十一月中權邦彥乃奏

言得東平府故吏卒報其父已身亡遂解官持服朝廷雖遽命起復而邦彥已離郡去及胡騎渡江光世乃言初謂斬黃間賊寇遣兵迎擊旣知其爲金人遂回軍隆祐以初八日行胡騎以十四日到城下於是知州王子獻以下皆走胡騎入犯撫州執知州事王仲山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根括境內金銀走洪州送納虜怒其少云撫州四縣不及洪州一縣乃知信州陳杙探報也十三日劉洪道奏金人再犯境上遣兵拒之

揮塵三錄

卷一

汲古閣

及陳彥在餘姚屢獲首級及稱李鄴並無關報文字然台州探報越州並放散把隘人兵及管待虜人與之飲燕又命父老僧道赴杭州知其必迎降矣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執胡人一名至行在戮之知邵武軍張翊奏有光澤縣弓手同胡人一騎至軍稱有大軍千餘人繼至已行斬首於是福建諸州皆震恐知福州林適奏乞遣兵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乃命集英殿修撰程邁代之十五日胡人再犯餘姚朝廷欲遣

張公裕以海舟數千載兵直抵錢塘江下燒燹
胡人所集舟船衆以公裕素不知兵又慮海舟
反爲胡人所得皆以爲不可十六日雷雨發聲
十七日劉洪道人以十三日一更水陸並進直
至城下洪道與張思正皆引兵出天童山先是
李質已擅趨台州朝廷方降三官今還四明已
無及矣又聞南昌胡騎入潭州而洪撫建昌之
間稍稍引去建昌通判晁公邁申先因出城招
集民兵以軍事付訓練官承信郎蔡延世凡八

揮塵三錄

卷一

汲古閣

易回延世拒而不納十八日移舟離章安鎮始
張俊旣移軍朝廷議分遣其將領率兵應授明
州上不欲遣乃止謂他時駐蹕之後資以彈壓
蓋行在諸軍此皆精甲全裝稍整齊爾又批令
劉洪道等皆退避其鋒然議者皆慮明旣失守
則海道可虞而行在必不敢安也十九日晚雷
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門二十一日泊温州港
口二十二日余被旨奉使江湖問安隆祐宮自
後不復記錄聞行在已駐温州矣已上李所記

云耳明清又聞是歲越州郡守李鄴旣以城降
通判曾志罵賊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獨乳婢抱
一嬰兒獲免有宣教郎知餘姚縣李穎士者募
鄉兵數千列其旗幟以捍拒之賊旣不知其地
勢又不測兵之多寡爲之小却彷徨不敢進者
一晝夜繇是大駕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
詔特贈志直祕閣命其弟忞子宗以官穎士遷
兩官擢通判州事時又有宋輝者爲大漕治事
秀州之華亭縣聞龍艘已涉巨浸卽運米十萬

揮塵三錄

卷一
十一

汲古閣

石以數大舶轉海訪尋六飛所向至章安鎮而
與御舟遇百司正闕續食賴此遂濟多事之際
若二人輝與穎士者亦可謂奇績而忘之忠節
皆恨世人未多知之穎士福州人登進士第紹
興中爲刑部郎中輝敏求之孫後爲祕閣修撰
知臨安府忘南豐先生之孫密卽所逃嬰兒也
嘗知南安軍

鄒志全旣以元符抗疏徙新州繼又遭溫益鍾正
甫之困辱禍患憂畏瀕於死所建中靖國之初

召還自流人不及一年遂代言西掖傷弓之後
噤不出一語吳興劉希范時爲太學生以書責
之陳義甚高云珏少而學經究觀春秋責備賢
者之義私切疑之以爲世之賢者不易得也求
之百餘年間所得不過十數人求之億萬人間
所得不過一二人苟有未至猶當掩蔽以全其
名奈何反責其備哉及長式觀史氏眇覲昔人
特立獨行以自著見者甚衆然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其能終始一德以全公忠之節者幾希稱

揮塵三錄

卷一
十二

汲古閣

於當年罕全令名著於史氏鮮有完傳豈特賢
者之過哉亦當時君子不能相與輔其不及之
罪也然則春秋責備之義是乃垂戒萬世欲全
賢者之善此某所以不避僭易輒獻所疑於門
下也某自爲兒童卽聞閣下場屋之名及有知
識又誦閣下場屋之文固以閣下爲當今辭人
然未敢直以古人大節望閣下也暨游太學在
諸生中往往有言前數年有博士鄒公經甚明
文甚高行甚修不能低回當世以直去位方且

歎息願見風采而不可得未幾閣下被遇秦陵
進列諫垣極言時政萬里遠謫方是之時某亦
東下所過郡縣每見親朋故舊下及田夫里婦
必問閣下貌孰似年今幾逢天子之怒誰與解
之家累之重誰與恤之莫不咨嗟稱誦或至泣
下前此以言得罪者衆矣閣下之名獨隱然特
出不知何以致此豈忠信之誠感於人心者深
而然耶則天下所以待閣下雅亦不爲不重矣
今天子嗣位首加褒擢授以舊職繼拜司諫乃

揮塵三錄

卷一
十三

汲古閣

直起居乃典文誥歲末再周職已五易越錄超
等罕見其比則天子所以望閣下雅亦不爲不
大矣爰自入朝以來天下之士翹首跂踵冀閣
下日以忠言摩上不謂若今之爲起居舍人者
止司記錄而已也不謂若今之爲中書舍人者
止事文筆而已也踰年之間不過言一張寅亮
之不可罪爾其佗不聞有所發明言某事可行
某事不可行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有識之士
私切疑之始閣下之爲博士不顧爵位力言經

術取士之美拂衣而歸非知有紹聖之報也其
爲諫官不避誅責極陳中宮廢立之失遠貶蠻
徼非知有今日之報也誠以信其所學行其所
志耳然昔以博士而言之今以侍從而不言昔
未信於君而言之今信於君而不言此人之所
以疑也爲閣下解者曰閣下之不言以職非臺
諫也疑者曰唐文宗命魏謩以兩省屬皆可論
朝廷事故范希文爲祕閣校理則言人主不宜
北面爲壽爲東南安撫則言郭后不宜以小過

揮塵三錄

卷一
十四

汲古閣

廢爲天章閣待制則言時政所以得失爲開封
尹則言遷進所以公私後世之議希文者必稱
其愛君忠國不聞罪其侵官也今以職非臺諫
而不言是不以希文自處也爲閣下解者又曰
閣下之不言以當今無大得失也疑者曰唐太
宗嘗怪舜作漆器禹雕其俎諫者數十不止褚
遂良謂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橫流則無復事
矣當今庶政之行雖曰盡善亦豈無過舉者乎
百官之間雖曰多才亦豈無姦佞者乎從官相

繼而出豈皆以不稱職乎言官相繼而逐豈皆以其罪乎事之若制器雕俎者尚多也乃以非大政事而不言是不以舜禹事其君也則閣下不免天下之疑必矣方閣下有正言之命人人相賀其君子曰爲我寄聲正言公柳宜城堅於守政不以久位爲心自謂舌不可禁故能全其名曰居易力爭安危不以被斥介意晚益不衰故能全其節公其勿倚勿跛引明主於三代之隆以全令名以利天下其小人曰爲我善祝正

揮塵三錄

卷一
十五

汲古閣

言公汲直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爰綴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公其慎言毋去朝廷今閣下未肯力言時事豈亦哀憐小人不忍違其所請乎豈亦有意君子所謂有待而言乎伏願閣下上思聖主進用之意下思君子跂望之心數陳讜言以輔聖政使堯舜成康之治復於一朝閣下之功豈淺淺哉某性介且僻動與世忤又惡奔競之風往來京師幾五歲矣其於公卿權貴雖有父兄之舊未嘗一登其門輒造門下以獻所

疑非敢求之也蓋以天子仁聖切於治正古人所謂難得之時每欲自爲一書以獻又耻與覬覦恩賞者同受疑於世私念當今天子素所深信莫如閣下者公忠直道而行亦莫如閣下者閣下不言誰爲吾君言之故陳所疑以裨萬一狂易之罪誠無所逃然區區之意非獨爲閣下計也爲朝廷計也非獨爲朝廷計爲天下計也未識能賜垂聽否志全錄是復進讜論曾文肅薦之祐陵欲令再位言路不契上指文肅云臣

揮塵三錄

卷一
十六

汲古閣

近日屢探贖其議論極通疏兼稍成時名願更優容上云何可得它如此上又云宰相執政所引人才如浩前年是宣德郎今作兩制已多時朕所欲主張人才又却似難蓋崇恩以宿憾言先入矣未幾文肅罷政志全再竄昭州此文肅手記云爾希范名珏後登第浸登華要建炎初拜同知三省樞密院竟以勁節聞於時爲中興之名臣子唐稽孫三傑也

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

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制詔英祖入繼大統父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已憂勤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力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

揮塵三錄

卷一
十七

汲古閣

僅同民庶臣恐祀豐于昵仰違天鑒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鑿之期黜虜所以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尉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終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此

婁陟明上高宗皇帝書也陟明名寅亮永嘉人
早負才名游上庠有聲南度後始爲上虞丞大
駕薨駐越上陟明扣閤抗疏以陳是說首發大
計之端上讀之大以歎寤富季申時爲樞密從
而薦之卽令召對改官除監察御史告詞云汝
俊造策名慷慨自任上書論事憂國甚深深有
大用之意未幾會秦師垣入相嫉之摺其前任
微罪廢弃以終先人與之有太學同舍之舊封
事之初實縱吏之手寫副本以見遺云時紹興
父子沒於巨浸未知果否

揮塵三錄

卷一
十八

汲古閣

元年十一月也或云陟明被譴後還鄉值江漲
蔡持正旣孤居陳州鄭毅夫冠多士通判州事從
毅夫作賦吳處厚與毅夫同年得汀州司理來
謁毅夫間與持正遊明年持正登科寔顯於朝
矣處厚辭王荆公薦去從滕元發薛師正辟於
中山大忤荆公抑不得進元豐初師正薦於王
禹王甚蒙知遇已而持正登庸處厚乞憐頗甚
賀啓云播告大廷延登右弼釋天下霖雨之望

尉海內巖石之瞻帝渥俯臨輿情共慶共惟集
賢相公道包康濟業茂贊襄秉一德以亮庶工
遏羣邪以持百度始進陪於國論俄列俾於政
經論道於黃閣之中致身於青霄之上竊以閩
川出相今始五人蔡氏登庸古惟二士澤于秦
而騁辯汲汲霸圖義輔漢以明經區區暮齒孰
若遇休明之運當強仕之年尊主庇民已陟槐
廷之貴代天理物遂躋鼎石之崇處厚早辱埏
陶竊深欣躍稀苓馬敦敢希乎良鑒之求木屑
揮塵三錄

卷一
十九

汲古閣

竹頭願充乎大匠之用然持正終無汲引之意
是時王蔡並相禹玉薦處厚作大理寺丞會尚
書左丞王和甫與御史中丞舒亶有隙元豐初
改官制天子勵精政事初嚴六察亶彈擊大吏
無復畏避最後糺和甫尚書省不用例事以侵
和甫和甫復言亶以中丞兼直學士院在官制
既行之後祇合一處請給今亶仍舊用學士院
廚錢蠟燭爲贓罪亶奏事殿中神宗面諭亶
力請付有司推治詔送大理寺亶恃主媿盛隆

自以無疵欲因推治益明白且上初無怒亶意姑從其請而已處厚在大理適當推治亶擊和甫而和甫與禹玉合謀傾亶亶事得明必叅大政亶若罪去則禹玉必引和甫並位將代持正矣處厚觀望佑禹玉鍛鍊傅致固稱亶作自盜賊是時大理正王吉甫等二十餘人咸言亶乃夾誤非賊罪明白禹玉和甫從中助下亶于獄坐除名之罪當處厚執議也持正密遣達意揀亶處厚不從故亶雖得罪而御史張汝賢楊畏先後論和甫諷有司陷中司等罪出和甫知江寧府致大臣交惡而持正大怒處厚小官規動朝聽離間大臣欲黜之未果會皇嗣婁天處厚論程嬰公孫杵臼存趙孤事乞訪其墳墓神宗喜禹玉請擢處厚館職持正言反覆小人不可近禹玉每挽之憚持正輒止終神宗之世不用哲宗卽位禹玉爲山陵使首罷處厚山陵畢事處厚薨持正代爲山陵使首罷處厚山陵畢事處厚言嘗到局乞用衆例遷官不許出知通利軍後

以賈種民知漢陽軍種民言母老不習南方水土詔與處厚兩易其任處厚詣政事堂言通利軍人使路已借紫矣改漢陽則奪之一等作郡請仍舊持正笑曰君能作真知州安用假紫邪處厚積怒而去其後持正罷相守陳又移安州有靜江指揮卒當出戍漢陽持正以無兵留不遣處厚移文督之持正寓書荆南帥唐義問固留之義問令無出戍處厚大怒曰汝昔居廟堂固能害我今貶斥同作郡耳尚敢爾耶會漢陽

揮塵三錄

卷一
二十一

汲古閣

僚吏至安州者持正問處厚近耗吏誦處厚秋興亭近詩云雲共去時天杳杳鴈連來處水茫茫持正笑曰猶亂道如此吏歸以告處厚處厚曰我文章蔡確乃敢譏笑耶未幾安州舉子吳犯自漢江販米至漢陽而郡遣縣令陳當至漢口和余吳袖刺謁當規欲免余且言近離鄉里時蔡丞相作車蓋亭十詩舟中有本續以寫呈既歸舟以詩送之當方盤量不暇讀姑置懷袖處厚晚置酒秋興亭遣介亟召當當自漢口

馳往旣解帶處厚問懷中何書當曰適一安州
舉人遺蔡丞相近詩也處厚亟請取讀篇篇稱
善而已蓋已貯於心矣明日於公宇冬青堂箋
注上之後兩日其子柔嘉登第授太原府司戶
至侍下處厚迎謂曰我二十年深仇今報之矣
柔嘉問知其詳泣曰此非人所爲大人平生學
業如此今何爲此將何以立於世柔嘉爲大人
子亦無容迹於天地之間矣處厚悔悟遣數健
步刺給緡錢追之馳至進邸云邸吏方往閣門

揮塵三錄

卷一
二十二

汲古閣

投文書適校俄頃時爾先子久居安陸皆親見
之又伯父太中公與持正有連聞處厚事之詳
世謂處厚首興告訐之風爲搢紳復讎禍首幾
數十年因備敘之

先人手記

秦會之暮年作示孫文云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
叔爲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初呈藁無已便蒙
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又微聲數稱亂道邢尚氣
蹠以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辭自有律令一
不當卽是亂道請公讀試爲公櫟括邢疾讀至

有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復讀南
豐應口以書略不經意既畢授歸就編歸閱數
十過終不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健以
文章軒輊諸公間以上秦語其首略云文之始
出秦方氣燄熏天士大夫爭先快靚而傳之今
猶有印行者存焉是時明清考國史及前輩所
記卽嘗與蘇仁仲訓直父子言之矣案曾南豐
元豐五年受詔修五朝史爲中丞徐禧所沮寢
命繼丁憂而終蓋未嘗濡毫初亦不曾修英宗

揮塵三錄

卷一
二十三

汲古閣

實錄也陳無已元祐三年始以東坡先生傳欽
之李邦直孫同老薦于朝自布衣起爲徐州教
授距南豐之沒後十年始仕亦未始預編摩也
邢和叔元豐間雖爲崇文館校書郎不兼史局
英宗實錄熙寧元年曾宣靖提舉王荆公時已
入翰林請自爲之兼實錄修撰不置官屬成書
三十卷出於一手東坡先生嘗語劉壯輿義仲
云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爲國朝諸史
之冠不知秦何所據而云義仲道原子也

先人

手記

揮麈三錄

卷一
二十四

汲古閣

揮麈第三錄卷一終

揮麈第三錄卷二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鳴薦紳間與蘇黃游兩集中有與其唱和而李伯時以善丹青妙絕冠世且好古博雅多收三代以來鼎彝之類爲考古圖又有李元中字畫之工追蹤鍾王時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第出處相若約以先貴毋相忘其後位俱不顯

約宋刻作納

先大父大觀初從郎曹得守九江自鄉里汝陰之官有同年生宋景瞻者姑溪人其子惠直爲德

揮麈三錄

卷二

汲古閣

化縣主簿迎侍其父以來先祖愛其清修好學甚前席之教以習宏詞科日與出題以其所作來呈不復責以吏事會王彥昭渙之出帥長沙令作樂語以燕犒之時有王積中者知名士也以特起爲僉書節度判官且俾預席其藁不存但記憶三聯云少年射策有賈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繼沈中丞之翰墨從來汝穎之間固多奇士此去瀟湘之地口逢故人況有錦帳之郎官來爲東道且邀紅蓮之幕客共醉西園先祖

讀之大喜以謂句句着題薦之于時相何清源
卽除書局已而中詞科自此聲名籍甚惠直字
子溫其子迺貺也紹興間鼎貴亦不復相聞今
又未知其子孫猶知之否

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
瑒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
呼仲寧使劓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寔止因開
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爲
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

揮塵三錄

卷二

汲古閣

及也餽以酒而從其請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
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
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
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
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
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
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始知爲崇高莫大
之居時當六月積水如山噴香若煙霧寒不可

忍俯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它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捧賜醕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

胡元功

云○蔽宋刻作敝

徽宗靖康初南幸次京口駐蹕郡治外祖曾空青以江南轉運使來攝府事應辦忽宣至行宮上

揮塵三錄

卷二

汲古閣

引至深邃之所問勞勤渥命喬貴妃者出焉上回顧語喬曰汝在京師每問曾三此卽是也特令汝一識耳蓋外祖少年日喜作長短句多流入中禁故爾取七寶杯令喬手擎滿酌并以杯賜之外祖拜賜而出明清少依外氏寶杯猶及見之今不知流落何所

錢遜叔伯言穆父之子臨政有風采知宿州日有虹縣士民陳詞舉留邑宰宰貪酷之聲遜叔先已聞之至是衆趨廷下遜叔令皂下衆挺擊出

左右言似不須如此遜叔笑云彼中打將來此
間打廻去

蘇仁仲云

曾文肅熙寧初爲海州懷仁令有監酒使臣張者
小女甫六七歲甚爲惠黠文肅之室魏夫人憐
之教以誦詩書頗通解其後南北睽隔紹聖初
文肅柄事樞時張氏女已入禁中雖無名位以
善筆札掌命令之出入忽與夫人相聞夫人以
夫貴疏封瀛國稱壽禁庭始相見敘舊自後歲
時遣問夫人沒張作詩以哭云香散簾幃寂塵

揮塵三錄

卷二

汲古閣

生翰墨閑空傳三壺譽無復內朝班從此絕迹
矣後四十年靖康之變張從昭慈聖獻南渡至
錢唐朱忠靖筆錄所記昭慈遣其傳導反正之
議張夫人者卽其人也年八十餘終

先孃子云

劉季高岑未達時詹安世度帥中山以貧甚携王
履道書往謁之旣至彼館勞甚至酒食遊戲微
逐無虛日而畧無一語及他時河北盜賊已充
斥留連逾月季高興懷歸之念因漫扣之詹云
足下之來何幹度豈不能曉其敢苦相挽留耶

少刻便令差將兵二百防護行李以濟大河迺
回三日之間餽餼稠疊所得凡萬緡云

姚令則

二云

靖康丙午真戎亂華次歲之春京城不守恣其號
舞妄有易置時秦會之爲御史中丞陳議狀云
檜切緣自父祖以來七世事宋身爲禁從職當
臺諫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大金重擁甲兵臨
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威制官吏軍民等必欲
滅宋易姓檜忘身盡死以辯非理非特忠其主

揮塵三錄

卷二
五

汲古閣

也欲明聖朝之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
一百七十餘年功德基業比隆漢唐實異兩晉
頃緣姦臣叛盟結怨隣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
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嗣君皇帝致躬出郊
垆求和於軍前兩元帥並議已布聞於中外矣
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積追取鑿輿服御之所
用割兩河之地共爲臣子今乃變異前議自敗
斯盟致二主銜怨廟社將傾爲臣之義安得忍
死而不論哉自宋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數

萬里覆載之內疆場爲大子孫蕃衍充荆四海
德澤在外百姓安業前古未有興亡之命雖在
天有數焉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新室篡奪東
漢中興於白水東漢絕於曹氏劉備王蜀唐爲
朱溫竊取李克用父子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
繼志之德澤在人者淺深根基堅固雖陵遲之
甚然四海英雄必畏天之威而不敢窺其位古
所謂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之謂也西晉武
帝因宣景之權以窺魏之神器德澤在人者淺

揮塵三錄

卷二
六

汲古閣

加以惠帝昏亂五王爭柄自相殘戮故劉淵石
勒以據中原猶賴王導溫嶠輩輔翼元皇江左
之任踰於西京石勒欺天罔上交結外邦以篡
其主晉於天下也得之以契丹少主失德任用
非人而忘大恩曾無德澤下及黎庶特以中國
藩籬之地以贍戎人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
所以能滅晉也宋之有天下九世宥德比隆漢
唐實異兩晉切觀今日計議之士多前日大遼
亡國之臣畫策定計所以必滅宋者非忠於大

金也假滅大宋以報其怨爾曾不知滅大遼者大金大宋共爲之也大宋旣滅大金得不防閑其人乎頃者上皇誤聽姦臣李良嗣父兄之怨滅契丹盟好之國乃有今日之難然則因人之怨以滅人之國者其禍不可勝言繆爲計者必又曰滅宋之國在絕兩河懷舊之恩除隣國復讐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無敵天下中國之民可指揮而定若大金果能滅宋兩河懷舊之恩亦不能忘果不能滅宋徒使宋人之宗屬賢

揮塵三錄

卷二
七

汲古閣

德之士唱義天下竭國力以北向則兩河之民雖異日撫定之後亦將去大金而歸宋矣且天

生南北之方域志異也

一作且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

晉爲

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關是爲晉祚報恨然則今日之滅趙氏豈必趙氏然後復讐哉雖中

原英雄亦將復報中國之恨矣檜今竭肝膽捐軀命爲元帥言廢立之義以明兩朝之利害伏望元帥不恤羣議深思國計以辨之於朝若或有讒佞之言以矜已功能傷敵國之義適貽患

於異日矣又況禍莫大於滅人之國昔秦滅六國而六國滅之符堅滅燕而燕滅之項童貫蔡攸貪土地以奉主欲營私而忘國計屯兵境上欲滅大遼以取燕雲之地方是時也契丹之使交馳接境祈請於前爲貫攸之計宜僞許而從其請乃欲邀功以兼人之地遂貽患於主而宗廟危今雖焚屍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帥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讐間之論矜一己之功其於國計亦云失矣貫攸之爲可不鑒哉自古兵

揮塵三錄

卷二
八

汲古閣

之强者固有不足恃劉聰石勒威足以制愍懷而對於李矩數千之衆符堅以百萬之師芻於淝水之孤旅是兵強而不足恃也大金自去歲問罪中國入境征伐已踰歲矣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又習兵革中國承平百年士卒弛練將佐不得其人而然也且英雄世不乏材使士卒異日精練若唐藩鎮之兵將相得人若唐肅代之臣大金之於中國能必其勝負哉且世之興亡必以有德而代無德以有道而易無道

然後皇天佑之四海歸之若張邦昌者在上皇時專事燕遊不務規諫附會權倖之臣共爲蠹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之若仇讐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豪必共起而誅之非特不足以代宋亦不足以爲大金之屏翰矣大金必欲滅宋而立邦昌者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檜不顧斧鉞宋刻作越之誅戮族之

揮塵三錄

卷二
九

汲古閣

患爲元帥言兩朝之利害伏望元帥稽考古今深鑒斯言復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

蒙福實大金萬世之利不勝惶恐懇告之至第

二狀云檜已具狀申

宋刻作中

大元帥府外有不盡

之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瀝血上于台聽伏念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旣已屈服而今日存亡繼

絕惟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皇太子自前主恭

命出郊以來鎮撫居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

從民望若不容檜等伸臣子之情則望賜矜念

趙氏祖宗並無失德內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
擇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致雲
擾生靈塗炭卒未得甦檜等自知此言罪在不
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
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又況檜等世
食君祿方今主辱臣憂之時上爲宗社下爲生
靈苟有可言不敢逃死伏望台慈更賜矜察無
任哀懇痛切惶恐隕越之至此書得之于丹陽
蘇著廷藻云頃爲秦之孫墳客因傳其本詞意
揮塵三錄

卷二
十

汲古閣

忠厚文亦甚奇使會之誠有此而無紹興再相
擅國罔上專殺尚威則謂非賢可乎昔人有詩
云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若使當
時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

靖康末虜騎渡河直抵京城危感之甚欽宗命王

幼安襄爲西道總管招集勤王之師以爲揀援

幼安辟先人爲幹當公事先人爲草檄文晁四

丈宋刻多以字以道讀之激賞不已云此出師表也

今錄于後叛服者夷狄之常性勢有汙隆忠義

者臣子之大方道無今古矧黃屋有沾危之慮而赤縣無援助之師念聖神施德於九朝方黎庶痛心於四海敢緣尺牘盡露肺肝在昔高帝被圍於平城文皇求盟於渭水將相失色智勇吞聲蓋自竹帛已來有斯妖孽之類致鬼區獸夷之肆暴豈人謀神理之能容蠢彼小羌尤爲遺燼聲教僅通於上國名號不齒於四夷緣威懷之並施乃信義之俱棄聖上天臨萬宇子育羣生霄憂兼夷夏之心夕惕紹祖宗之業宣思

揮塵三錄

卷二
十一

汲古閣

屈已猶負固以跳梁繼好息民更執迷而猖蹶始鴟張於沙漠再豕突於帝畿旣邊圍之弛防又廟堂之失策窳窳旁吞於黑水攬搶直拂於紫躔睥睨望萬雉之墉蹂踐連千里之境鯨鯢我郡邑魚鼈我人民氛祲煙塵共起焰天之勢衣冠士庶咸罹塗地之冤赤子何辜蒼天不弔寇攘驅掠不可數知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然而天惟助順神必害盈終無摩壘之兵僅保傳城之衆能接歲而再至旣經時而何施今則脊尾

俱搖腹背受敵舊地皆失內潰有強隣之侵眾
心自離外隳無諸國之助咸聞氣奪尚敢尸居
匪惟難犯於金湯固已自迷於巢穴鼠無牙而
穿屋情狀可知羊羸角以觸藩進退不果尚假
息遊魂於城下已叩關請命於軍中而況六師
用壯以方張諸將不謀而問會熊羆之旅則帶
甲百萬駮驥之足則有駮三千人知逆順而四
面聲馳士識恩讐而萬方響動務施遠畧必解
長圍速勞貔虎之師盡掃犬羊之眾嘯聚之黨

揮塵三錄

卷二
十二

汲古閣

將就戮除噍類之徒尋當殄滅涓時並進旨日
克平義動顯幽包胥泣秦庭之血誠開金石霽
雲射浮圖之輓盍思古人謂誓死起救於將顛
勿令後日譏擁兵坐觀而不赴某恭被睿算外
總戎昭籌筆非良敢效流馬之運輪蹄並進盡
提水犀之軍戈矛相望於道塗舳艫銜尾於淮
海已浮楚澤前壓師濱誓資衛社之何盟共濟
勤王之盛舉望龍虎之氣行瞻咫尺之天聽烏
烏之聲益勞方寸之地同扶王室各奉天威誓

爲唇齒之依期壯輔車之勢共惟某官誠深體
國義切愛君忠孝貫於神明威名懼於夷虜決
策定難素高平日之謀拯溺救焚豈有淹時之
久雪宗祧之大憤拯黎庶之橫流勢方萬全士
在一舉九金鼎就難逃魑魎之形萬里塵清永
肅乾坤之照乘彼瓜分之後在我鼓行而清賈
涕而言至誠斯盡

竊惟國家道德仁義蓄養天下自一命以上隨其
器宇各霑恩澤祖宗以來平時獎待羣臣之恩

揮塵三錄

卷二
十三

汲古閣

至厚者蓋慮一旦緩急之間貴其盡節死職以
忠報朝廷伏見頃者虜兵所加靡然風偃知名
之士幾無而僅有於亂離中陰訪得三人焉若
不論之朝廷寔慮忠臣義士銜冤負憤無以自
明太原總管王稟當虜人作難之時在圍城中
奮忠城義不顧一身一家之休戚遇一兩日輒
領輕騎出城馬上運大刀徑造虜營中左右轉
戰得虜級百十方徐引歸率以爲常宣撫使張
孝純視城之危一日會監司食謀欲降虜稟知

之率所將刀手五百人謁孝純列刀於前起論
曰汝等欲官否衆曰然稟曰惟朝廷立功則官
可得又曰汝等欲賞否衆曰然稟曰惟朝廷禦
敵則賞可致且曰汝等旣欲官又欲賞宜宣力
盡心以忠衛國借如汝等輩流中有言降者當
如何羣卒舉刀曰願以此戮之又曰如稟言降
當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又曰宣撫與衆監司
言降當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孝純自後絕口
不復敢言降事而城中兵權盡在稟矣又於守

揮塵三錄

卷二
十四

汲古閣

城過有隄備虜人巧設機械屢出奇計見攻稟
候其來必以意麾解之後圍益急民益困倉庫
軍儲且盡城中之人互相啖食披甲之士致蕘
弓弩筋膠塞飢勢力旣竭外援不至城旣陷父
子背負太宗皇帝御容赴火而死又有晉寧知
軍徐徽言虜騎攻城極力保護綿歷時月嬰城
之人疲於守禦虜騎旣登城軍士散走徽言奮
臂疾呼獨用弓矢斧鉞盡殺先登者衆見知軍
如此氣乃復振虜亦稍卻後爲監門官宣贊舍

人石贊開門縱敵已入知不可奈何遂置妻妾
兒女於空室中積薪自焚且仗劍坐廳事前虜
人至者皆手刃之須臾積尸多虜衆羣至遂爲
所擒酋長賞其英毅深欲活之使降徽言不降
使之跪徽言不跪與酒令飲旣授酒以杯擲虜
面曰我尚飲虜賊酒乎慢罵不已虜怒持刃刺
徽言袒裼就刃刃未及死罵聲不絕又有真定
帥臣李邈城破被虜復令作帥邈曰坐邈不才
使一城生靈陷於塗炭縱邈無恥復受官爵有

揮塵三錄

卷二
十五

汲古閣

何面見朝廷及一城阜老乎卒不肯受尋之燕
山虜亦欲保全之而邈意畧不少屈又不肯去
頂髮虜人責之邈髡而爲僧謂曰更以二分潤
官虜大怒牽赴市令斬將刑神色不變言笑如
平時告刑者曰願容我辭南朝皇帝以死拜訖
南向端坐就戮燕山之民皆爲之流涕此三者
蓋人傑也惜不逢時使不得成功於世然當是
之時怙亂要生靡所不有而稟董風節如此質
之古人誠未多得慮朝廷未能究之使忠義之

士與庸人共就湮沒實可憫悼伏望矜恤將稟等忠烈寵之爵命葬之袞服建祠以圖其像載事實以刊之碑仍乞訪尋子孫重加旌異且令割付史官以獎忠孝少厲偷俗之弊右此紙頃歲得之故人榮芑次新几間雖失所著人姓氏嘉其用心忠憤激切故用錄之因而夷考三人行事稟開封人追封安化郡王錫賚甚腆擢其子爲樞密院屬官會丞相懷卽其壻也徽言衢州人贈晉州觀察使諡忠壯程致道爲作誌銘

揮塵三錄

卷二
十六

汲古閣

邈臨江軍人名儒中之子曾南豐之甥進士及第累爲監司與蔡元長不叶換右階以青州觀察使死節贈少保諡忠壯有道處士迥之兄也建炎已酉苗傅劉正彥反呂張二公檄諸州之兵

以勤王檄至雪川郡守梁端會寓客謀之外祖曾公卷在坐衆未及言公奮然曰逆順明甚出師無可疑者間數日二兇取兵公請械繫使人毋令還當是時微公幾殆高宗反正中司張全真守白發其忠詔進職二等赴闕全真奏議集

中載其薦牘亦已刊行故不復錄

外祖跋董令升家所藏真草書千文畧云崇寧初
在零陵見黃九丈魯直云元祐中東坡先生錢
四丈穆父飮京師寶梵僧舍因作草書數紙東
坡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
未見藏真真迹爾庭堅心切不平紹聖貶黔中
始得藏真自敘於石揚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
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日所作可笑然後知
穆父之言不誣也

揮塵三錄

卷二
十七

汲古閣

錢義妻德國夫人李氏和文之孫女早歲人物姝
麗建炎初侍其姑秦魯大主避虜入淮次真州
而爲巨寇張遇衝劫骨肉散走度大江抵句容
境上復爲賊之潰黨十餘人所畧同時被虜儕
類六十輩姿色皆勝歐之入村落聞無人迹之
境悉置一古廟中每至未曉則羣盜皆出扃鎖
甚固至深夜迺歸必携金繒酒肉而來蓋椎埋
得之逾旬無計可脫一日午間忽聞廟外有嗽
咳之音諸婦出隙中窺之一男子坐于石上卽

呼來隔扉與之語男子云我荷檐于此所謂貨
囊者婦各以實告且祈哀以求生路許以厚圖
報謝其人復云此距巡簡司才十餘里吾當亟
往告之以營揀若等今夕必濟幸無怖也何用
報乎至夜盜歸醉飽而寢忽聞鑼聲甚振廼巡
簡者領兵至矣盡獲賊徒無一人脫者詢婦輩
各言門閤皆各族貴家於是遣人以禮津送其
歸夫人後享富貴者數十年頃歲其子雋道端
英奉版輿過天台夫人已老親爲明清言之

揮塵三錄

卷二
十八

汲古閣

向伯恭爲淮南漕張邦昌僭竊于京師遣向之甥
劉達賫僞詔來伯恭不啓封焚之械繫達于獄
遣官奉表勸進高宗于河北其後以此柬上之
知至位法從掛冠而去寵遇極渥世所共知而
胡仁仲宏作其行狀亦嘗及焉時又有徐端益
字彥思婺州人也爲宿州虹縣武尉邦昌赦書
至邑邑令以下迎拜宣讀如常儀端益不屈膝
而走事定伯恭爲言于朝詔換文資後終于朝
請大夫子亦登科彥思博學多聞與先遊從所

厚者也先人嘗以詩著其節誼淳熙戊申冬明
清調官于臨安解后其次子于相府方識之以
其父前績祈造化于周益公坐客莫有知者於
立談間迺指明清爲引證舊聞益公將上得旨
令與屬官差遣

趙叔近者宗室子登進士弟有材畧建炎初爲兩
浙提刑統兵平錢塘之亂擢直龍圖閣時大駕
駐維揚以選掄守秀州治績甚著或有言其貪
汙者免所居官拘係于郡遣朱芾代其任芾到
揮塵三錄

卷二
十九

汲古閣

官未久頗肆殘酷軍民怨憤有茶酒小卒徐明
者帥其衆囚芾迎叔近復領州事叔近知事不
可遏登廳呼卒徒安慰而告之曰新守暴虐不
卹致汝輩所以爲此我當爲汝等守印請于朝
別差慈祥愷悌之人來拊此一方羣卒俯伏不
敢猖獗奏牘未及徹闈而朝廷已聞詔遣大軍
往討之矣先是王淵在京爲小官時狎露臺娼
周者稔甚亂後爲叔近所得携歸家淵每對人
切齒是時適淵爲御營司都統制張韓俱爲淵

部曲淵命張提師以往張素以父事淵拜辭于
廷淵云趙叔近在彼張默解其指將次秀境叔
近乘涼輿以太守之儀郊迎于郡北沈氏園張
卽叱令供析方下筆而羣刀悉前斷其右臂叔
近號呼曰我宗室也衆云汝旣從逆何云宗室
已折首於地秀卒見叔近被殺始忿怒返戈嬰
城以距敵縱火歐畧一郡之內喋血荼毒翌日
破關誅其首惡雖曰平定然其擾尤甚凱旋行
闕第功行賞焉張於亂兵中獲周娼以獻于淵

揮塵三錄

卷二
二十

汲古閣

淵勞之曰處置甚當但此婦人吾豈宜納君當
自取之張云父旣不取某焉敢耶時韓在旁淵
顧曰汝留之無嫌也韓再拜而受之旣歸韓甚
以寵嬖爲韓生子韓旣貴盛周遂享國封之榮
朝廷後知叔近之死於不幸詔特贈集英殿修
撰制詞云士有以權濟事當時賴之未幾姦人
圖之于今公議歸之此朕所深悼者也可無愍
典以光泉壤哉爾屬籍之英吏能優裕昨者嘉
禾適所臨典旁近部狂寇三發悉賴爾以定一

方怙然而適與禍會可謂真不幸矣御史以寃
狀聞朕用盡傷追榮論譔式表忠勤尚或有知
歆此休命官其二子

鄒浩然云

揮麈三錄

卷二

二十一

汲古閣

揮塵第三錄卷三

劉廷者開封人向氏甥頗知書少年不檢無家可歸從張懷素左道于真州一日懷素語廷云吾嘗遣范信中往說諸邏客于湖廣間久之不至聞從京口入都矣豈非用心不善乎子其往京師偵探之廷儼裝西上道中小緩而進比次國門則見懷素與其黨數人皆鎖頸纍纍而過防護甚嚴廷皇怖休于旅邸又數日變易名姓買舟南下有二白衣隸輩與之共載旣相款洽忽

揮塵三錄

卷三

汲古閣

自云我開封府捉事使臣也君識一劉廷秀才否近以通謀爲逆事露官遣我捕之君其爲我物色焉廷畧不露其蹤跡次臨淮岸分背自此遁迹江淮間建炎初思陵中興應天廼更名誨上書自奮應募願使虜廷召對稱旨自韋布授京秩直祕閣借侍從以行將命有旨擢直顯謨閣守楚州制詞云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途之嶮岨命分憂於凋郡併進直於清班已酉歲金寇渡淮誨走奔錢塘時大駕已幸四明杭守

康志升允之委城而遁軍民廼共推誨領郡適虜寨于郊外誨登錢唐門樓遣人下與計事又唱言誨欲以城獻賊者爲衆所殺時有黃大本者江湖浪人也靖康初蔡條劾丁晉公賂海商遣表之計使大本持書于吳元中云自謂不出蔡氏可乎心應知之蓋謂其父疇昔有保護東宮之功果爲開封府所獲上之元中坐此免相然元長竟得弗誅大本已酉歲亦以上書補京官假期奉大夫直祕閣奉使北方旣歸爲池州

揮塵三錄

卷三

汲古閣

貴池縣丞坐賊趙元振秉鈞恨其前日與蔡氏爲地使元長得逃於戮遂正刑典又有朱弁字少張徽州人學文頗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晁以道爲學官于朝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啓謝之云事大夫之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虛中之術較量休咎游公卿間六飛在維揚有薦之者授修武郎閣門宣贊舍人副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朔庭因正道之歸賫表于上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

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上覽之感愴
厚卹其家留匈奴凡十九歲紹興壬戌始與洪
光弼張才彥俱南歸易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
神觀以終旅殯于臨安近朱元晦以其族人爲
作行狀而尤先生延之作誌銘遷葬于西湖之
上有聘遊集三十卷曲洧紀聞一書事多出於
晁氏之言世頗傳之及與洪張爲輶軒唱和集
去歲朝廷錄其孫爲文學云

明清頃有沈必先日記言奏事殿中高宗云近有
揮塵三錄

卷二

汲古閣

人自東京逃歸聞張九成見爲劉豫用事可怪
必先奏云張九成在其鄉里臨安府鹽官縣寄
居去行闕無百里而遠兩日前方有文字來乞
將磨勘一官回授父改緋章服幸陛下裁之上
云如此則所傳妄矣可笑不若便與一差遣召
來蓋子韶廷試策流播僞齊人悉諷誦故傳疑
焉翌日降旨除祕書郎

呂元直秉鈞旣久又侍上汎海回越益肆其功自
任威福趙元鎮爲中司上疏力排之元直移元

鎮爲翰林學士元鎮引司馬溫公故事以不習駢儷之文不肯就職且辭且攻之章至十數上元直竟從策免以優禮而去元鎮徑除簽書樞密院事時建炎四年四月也

許志仁龍舒之秀士能詩善謔早爲李伯紀之門賓伯紀捐館諸子延緇徒爲佛事羣僧請懺悔之詞于許迺取汪彥章昔所行謫詞中數語以授之僧徒高唱云朋邪罔上罪消滅欺世盜名罪消滅如此者不一諸子憤怒詢其所繇知出

揮塵三錄

卷二
四

汲古閣

于志仁詬責而逐之

李元度云

紹興初梁仲謨汝嘉尹臨安五鼓往待漏院從官皆在焉有據胡床而假寐者旁觀笑之又一人云近見一交椅樣甚佳頗便於此仲謨請之其說云用木爲荷葉且以一柄插于靠背之後可以仰首而寢仲謨云當試爲諸公製之又明日入朝則凡在坐客各一張易其舊者矣其上所合施之物悉備焉莫不歎伏而謝之今達宦者皆用之蓋始於此

外祖曾空青任知信州日嘗辯宣仁聖烈誣謗以
進于高宗皇帝首尾甚詳今備錄之切伏惟念
宣仁聖烈皇后遭無根之謗四十餘年陛下踐
祚之初首降德音昭示四方明文母保祐之功
誅姦臣貪天之愚赫然威斷風動天下薄海內
外鼓舞懽呼小臣么微嘗冒萬死於建炎元年
八月內備錄先臣遺記扣闕以陳蓋自紹聖以
來大臣報復元祐私怨造爲滔天之謗上及宣
仁先臣某方位樞筦論議爲多臣於家庭之間

揮塵三錄

卷三
五

汲古閣

固已與聞其畧而先臣親書記錄尤爲詳盡其
後蔡涓繳文及甫等僞造之書附會廢立之謗
當時用事之臣至以謂神考非宣仁所生以實
傾搖廢立之迹欲以激怒哲宗賴哲宗皇帝天
姿仁孝洞照謬妄而又先臣每事極論痛伐賊
謀故於宣仁終不能遂其姦計是時蔡京撰造
仁宗欲以庶人之禮改葬章獻意在施之宣仁
先臣所陳乃以謂天命何可移易宣仁必無此
心乞宣諭三省於詔命之中推明太母德意時

哲宗聖諭云宣仁乃婦人之堯舜又蔡京以謂
不誅楚邱則天下根本未正先臣所陳乃以謂
就令楚邱有謀亦當涵容闊畧豈唯傷先帝篤
愛兄弟之恩亦恐形迹宣仁上累聖德時哲宗
又有他必不知之語雖追貶王珪力不能回而
於珪責詞中猶用先臣之言增四句云昭考與
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間隙哲
宗至再三稱善元符之末太上皇帝踐祚欽聖
獻肅垂簾之初先臣又嘗陳三省言元祐廢立
之事欽聖云寃他孃孃豈有此意又云無此事
又云當時不聞誰敢說及此事蓋欽聖受遺神
宗同定大策禁中論議無不與聞歎息驚嗟形
於聖語誣罔之狀明白可知逮崇寧之後蔡京
用事首逐先臣極力傾擠寘之死地一時忠良
相繼貶竄方遂其指鹿爲馬之計豈復以投鼠
忌器爲嫌顛倒是非甘心快意至與蔡懋等撰
造宮禁語言事跡加誣欽聖欺罔上皇以誑惑
衆聽國史所載臣雖不得而見然以紹聖不得

伸之姦謀施於崇寧擅權自肆之後其變亂是非巧肆誣詆亦不待言而後知也然彼不知者公論所在判若黑白於陛下聖德亦已久矣又況二聖玉音如在先臣記錄甚詳乃欲以一二姦人之言欺天罔地成其私意今日之敗必至之理也本末事實盡載先臣三朝正論伏望聖慈萬機之暇特賜省覽付之外廷宣之史官播告中外使天下後世曉然皆知哲宗仁孝之德初無疑似欽聖歎息之語深切著明而四十餘

揮塵三錄

卷三
七

汲古閣

年間止緣二三姦臣賊子興訛造訛以報簾幃之怨貪天之力以掩巍巍之功使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大德返遭誣蔑今者考正是非誅鉅謗讎陰霾蔽蝕之際然後赫然日月之光旁燭四海焜燿萬世與天地合德於無窮也先臣不昧亦鼓舞於九泉之下矣此紹興三年五月也三朝正論士大夫家往往有之

紹興庚申歲明清侍親居山陰方總角有學者張堯叟唐老自九江來從先人適聞岳侯父子伏

誅堯叟云僕去歲在羌廬正觀岳侯葬母儀衛
甚盛觀者填塞山間如市解后一僧爲僕言岳
葬地雖佳但與王樞密之先塋坐向旣同龍虎
無異掩壙之後子孫須有非命者然經數十年
再當昌盛子其識之今迺果然未知它日如何
耳王樞密迺襄敏本江州人葬其母于鄉里有
十子輔道旣罹橫逆而有名宇者爲開封幕過
橋墮馬死名端者待漏禁門簷篋水柱折墜穿
頂而沒後數十年輔道之子炎弼彥融以勲德
擢塵三錄

卷二
八

汲古閣

之裔朝廷錄用以官把麾持節升直內閣炎弼
二子萬全萬樞令皆正郎而諸位登進士第者
接踵岳非辜之後凡三十年滿洗寃誣諸子若
孫驟從縲紲進躡清華昔日之言猶在耳也
紹興癸亥和議初成有南雄太守黃達如者考滿
還朝獻言請盡誅前此異議之士庶幾以杜後
患秦會之喜之薦爲監察御史方數日廣東部
使者韓球按其贓汗鉅萬奏牘旣上雖秦亦不
能掄僅止罷絀人亦快之

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弓銘爲題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覩于案間以問洪云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而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韓世忠太尉之部曲從軍日目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樣獻于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云主文大以驚喜是歲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蓋熙寧中西人李宏中創造因內侍張若水獻于裕陵者也李平叔

揮塵三錄

卷三
九

汲古閣

鄭亨仲剛中爲川陝宣撫節制諸將極爲尊嚴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堦墀然後升廳就坐忽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閹吏乞講鈞敵之禮吏以爲白亨仲亨仲云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取吾頭可矣堦墀之儀不可易也璘惶恐聽命人皆避之

政和末秦會之自金陵往參成均行次當塗境上值大雨水衝橋斷不能前進虛中居民開短窻

延一士子教其子弟士子於書室窻中窺見秦
徒步執蓋立風雨中淋漓淒然甚憐之呼入令
小榻至晚雨不止白其主人推食挽留而共榻
翌日晴霽送之登途秦大以感激秦旣自敘其
詳復詢士之姓名云曹筠庭堅也秦登第卽宦
顯絕不相聞又之曹建炎初以太學生隨大駕
南幸至維揚免省策名後爲台州知錄老不任
事太守張偁對移爲黃巖主簿無膠之甚時秦
專權久矣曹一夕偶省悟其前此一飯之恩因

揮塵三錄

卷三
十

汲古閣

謀諸婦婦吳越錢族晚事曹頗解事謂曰審爾
何不漫愬之筠因便介姑作詩以致祈懇未旬
云浩浩秦淮千萬頃好將餘浪到灘頭其淺陋
不工如此秦一覽慨然興念以刪定官召之尋
改官入臺遂進南床高宗惡之親批逐出秦猶
以爲集英殿修撰知衢州未幾坤維闕帥卽擢
次對制闈全蜀到官之後弛廢不治遂致孝忠
之變秦竟庇護之奉祠而歸秦没始奪其職云
方務德帥荆南有寓客張黜者廼魏公之族子出

其廼翁所記建炎荊州遺事一編示務德云孔彥舟領衆十餘萬破荆南城是時朝廷方經理北虜未暇討捕羣盜張單騎入城說諭彥舟使之効順朝廷著名青史勿罌丹書爲天下笑彥舟感悟與部下謀咸有納款之意張又語之云太尉須立勞効庶爲朝廷所信四川宣撫乃我之叔父也目今去朝廷甚遠俟見太尉立功當爲引領頭目入川叅宣撫以求保奏推賞如何彥舟云甚好今有一項虜人往湖南劫掠聞

揮塵三錄

卷三十一

汲古閣

朝夕取道襄陽以歸北界待與欄截勦殺以圖報國張云此項虜寇人數不多又是歸師在今日無甚利害鼎州一帶有賊徒鍾相衆號四十萬乃國家腹心之疾太尉儻能平此朝廷必喜將士以此取富貴何患不濟諸將皆喜云此亦何難彥舟亦首肯張遂促其出師一戰而勝賊徒犇潰張遂與彥舟具立功人姓名及歸降文字與彥舟心腹數人俱入蜀謁魏公行至夔州又遇劇賊劉超者擁數萬衆欲往湖南劫掠張

又以說彥舟之言告之且言太尉或肯相從我當併往宣撫司言之超亦聽命駐軍于夔州不爲鹵掠之計以俟朝命張行未及宣撫司數舍遇族兄自魏公處來問何幹且以兩事告之族兄者從而攫金張答以此行止爲朝廷寬顧憂及救數路生靈之命豈有闕錢相助其人不悅徑返往見魏公先言以爲張受三賊賂甚厚其謀變詐不可信魏公然之張至宣撫司乞推賞孔彥舟部曲以彥舟爲主帥且令屯駐荆南使

揮塵三錄

卷三
十一

汲古閣

之彈壓鍾相餘黨招撫襄漢荆湖之人復耕桑之業魏公悉不從姑令彥舟領部曲往黃州屯駐大失望徒黨皆不樂黃州之行以謂宣司不信其誠心遂率衆渡淮降虜紹興初楊么復嘯聚鍾相餘黨二十萬占洞庭湖襄漢湖湘之民蹂踐過半至今州縣荒殘不能復舊劉超者只駐軍夔州後遇劉季高自蜀被召趨朝携降書入奏朝廷大喜季高之進用繇此而得之以上悉張自敘云爾不欲易之

湯致遠鵬舉守婺州與通判梁仲寬厚善仲寬者越人也晚得一婢甚憐寵之一旦辭去遂爲天章寺長老德範者所有納之于方丈梁邑邑以終湯時帥長沙有過客爲湯言之且悲且憤識之胸中明年湯易帥浙東入境卽天章甫至寺中急呼五百衲主僧決而逐出大以快意然德範者與婢一舸東去已逾月被撻之髡入院蓋未久也

陳師禹汝錫處州人也以才猷宣力于中興之初

揮塵三錄

卷三十三

汲古閣

高宗自四明還會稽領帥浙東當槍攘之後安輯經理美効甚著適秦會之自北方還朝素懷睚眦以它罪坐師禹貶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旣行一程次楓橋鎮客將朱禮者晨起鼓帥于衆曰責降官在法不當差破送還人一喏而散師禹不免雇賃使令以之貶所時王昭祖揚英爲帥屬在旁知狀雖憤怒之而莫能何也後十八年昭祖以吏部郎出爲叅謀官朱禮者已爲大吏適湯致遠來爲帥湯素負嫉惡之名開

藩未久昭祖白其事于湯令搜訪其姦賊黥竄
象州一郡翕然師禹孫師黜也

吳棫才老舒州人飽經史而能文決科之後浮湛
州縣晚始得丞太常紹興間尚須次也娶孟氏
仁仲之妹貧往依焉仁仲自建康易帥浙東言
者論謝上表中含譏刺詔令分析仁仲辨數以
謂父弃筆研實託人代作孟雖放罪尋亦引閑
秦會之令物色知假手于才老臺評遂上罷其
新任繇是廢斥以終有毛詩叶韻行於世

揮塵三錄

卷三
十四

汲古閣

汪明遠澈任衡州教授以母憂歸從吉後造朝從
秦會之仍求舊闕詞甚懇到秦問何苦欲此汪
云彼中人情旣熟且郡有兩臺可以求知秦愈
疑之不與迺以沅州教授處之旣不遂意而地
偏且遠汪家素貧稱貸赴官極爲不滿到郡見
井邑之荒涼游從之寥落尤以鬱陶心竊怒秦
而不敢言也適万俟元忠與秦異議自參政安
置秭歸後徙沅江汪因謁之投分甚懽日夕往
還三載之間益以膠固万俟還朝繼而大拜首

加薦引力爲之地入朝七年間遂登政府事不可料有如此者

鄭恭老作肅甲戌歲自知吉州回上殿陳劄子云郡中每歲以黃河竹索錢輸于公上黃河久陷僞境錢歸何所乞行蠲免其他循襲似此等者亦乞盡令除放高宗嘉納且喻秦丞相而稱獎再三焉秦大怒諷部使者誣以爲在任不法興大獄而繩治之逮吏及門而秦俎遂免

紹興己卯陳瑩中追諡忠肅其子應之正同適爲

揮塵三錄

卷三
十五

汲古閣

刑部侍郎往謝政府有以大魁爲元樞者忽問云先丈何事得罪秦師垣邪應之曰先人建中初爲諫官力言二蔡於未用事時其後以此遷謫流落無有寧日其人若醒悟狀曰此所以南度後便爲參政也蓋後誤以爲陳去非然不知初又以爲何人也

李泰發之遷責海外也欲寓書秦丞相以祈內徙而無人可遣門人王彥恭趨罷雷守閑居全州泰發乃作秦書託王爲尋端便王鄰之居有李

將領者坐岳侯事編置于郡與閭里通情趨令
其子司法者從李將就雇一隸遣往會稽授書
于秦發家既至越秦發子弟不敢以人入都乃
就令此介自往相府投之既達于秦忽令問李
參政今在何所遠人倉猝遽對云李參政見在
全州與王知府鄰居蓋誤以李將爲秦發也且
云有王法司與李參政親以書付我令來蓋錯
愕之際又稱司法爲法司也秦怒於是送大理
寺根勘行下全州體究李光擅離貶所如何輒
憐之

揮塵三錄

卷三
十六

汲古閣

敢存留在本州且追王趨并王法司赴獄而全
州適有法司人吏姓王者亦與彥恭舍甚邇俱
就逮後體究得秦發初未嘗離昌化但誣彥恭
以前任過愆除名勒停編管辰州王法司者憐
然不知亦勒認賊罪杖脊當時聞者無不笑而
憐之

汪明遠爲荆襄宣諭使逆亮遣劉萼領兵號二十
萬侵犯襄漢間荆鄂諸軍屢捷俘虜人多僉軍
語我師云我輩皆被虜中僉來離家日父兄告

戒云汝見南朝軍馬切勿向前迎敵但只投降
他日定放汝歸父兄再有相見之期儻不從誨
戒必遭南軍殺戮有聞此語以告明遠者遂與
幕僚謀之建議盡根刷俘虜之人借補以官縱
遣北歸歡躍而去乾道改元虜人再來侵犯荆
鄂亦出師入北界縱遣之人有來爲鄉道者諸
將皆全璧而歸

逆亮篡位之後偶因本朝遣使至其闕廷有畏讐
者遂有輕我之心卽謀大舉僉刷以北人爲兵

揮塵三錄

卷二
十七

汲古閣

欲以百萬南攻止得六十七萬以二十七萬侵
淮東敵劉信叔亮以四十萬自隨由淮西來與
王權相遇而王權之衆不能當在和州對壘權
盡遣渡船過南岸與其衆誓云國家養汝輩許
時政要今日以死上報衆皆唯唯兩軍堅壁不
動權以二三腹心自隨手執諸軍旗號戒諭諸
將云不可妄動且看虜軍有陣脚不固不肅者
看吾舉逐軍旗號先舉動虜軍數重之內有紫
傘往來傳呼者莫知其意虜軍先來犯陣遇大

雨遂退復駐軍于舊寨無一不肅諸將遂語權云虜軍如此我軍如何可戰權云諸公不可說此語今日正當報國之時宜盡死于此不可有一人異議諸將云太尉欲與諸軍死此却將甚軍馬與國家保守江面權悟其言遂言當從諸人議往南岸叫船渡軍馬還與國家保江却自往朝廷請罪又與諸將計算軍馬渡江有殿後者必爲虜騎所追合損折一軍半人馬又要一將殿後統制官時俊云願爲殿後保全軍馬過

揮塵三錄

卷三
十八

汲古

江衆服其勇王琪是時爲護聖馬軍統制亦同行云所部軍馬乃主上親隨太尉不可失却他一人一騎遂令護聖馬軍先渡諸軍次第而濟虜騎果下馬來追襲時俊牌手當之幸所失不致如算之數諸軍遂就采石各上戰艦以備虜人權爲樞密行府押詣朝廷竄于海外逆亮築臺江岸刑白馬祭天自執紅旗麾諸軍渡江行至中流爲采石戰艦迎敵時俊在舟中令軍士以寸札弩射虜人赴水者多盡皆退走亮知江

岸有備遂全軍過揚州軍士奏凱未及登岸虞
丞相允文以參贊軍事偶至采石遂與王琪報
捷于朝虞自中書舍人除兵部尚書自此遂束
眷知琪除正任觀察使諸將在江中獲捷者亦
皆次第而遷水軍統制盛新功多而獲賞最輕
壹鬱而死建康采石軍士至今憐之次年春初
明清從外舅起帥合肥道出采石親見將士言
之直書其語不復潤色以文云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夸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
揮塵三錄

卷三
十九

汲古

才力加薦引命之以官曾未數年爲兩浙漕一
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之頭顱豈不
可畏適聞人伯卿阜民在坐末趨前云也買脫
空胡默然

前錄載湯進之封慶國公也明清嘗陳之章聖之
初封湯始疑以爲未然於史館檢閱然後封章
其所上劄子廼云自天聖以來未有敢以爲封
者然又不知宣和中王黼白蒙亨皆嘗受而失
於辭避是不曾詳於稽考也

明清晚識遂初尤延之先生一見傾蓋若平生權
借舉引重恩誼非輕公任文昌一日忽問云天
臨殿在於何時邪明清云自昔以來蓋未有之
紹聖初米元章爲令畿邑之雍丘遊治下古寺
寺僧指方丈云頃章聖幸亳社千乘萬騎經從
嘗惕宿于中元章卽命彩飾建鴟嚴其羽衛自
書榜之曰天臨殿時呂升卿爲提點開封府縣
鎮公事以謂下邑不白朝廷擅創殿立名將按
治之蔡元長作內相營抹獲免聞有自製殿贊

揮塵三錄

卷三
二十一

汲古

恨未見之尤卽從袖間出文書迺元章所書贊
也云才方得之公可謂博物洽聞矣翌日入省
形言稱道于稠人廣衆中焉樓大防作夕郎出
示其近得周文槩所畫重屏圖祐陵親題白樂
天詩于上有衣中央帽而坐者指以相問云此
何人邪明清云頃歲大父牧九江於廬山圓通
寺懺江南李中主像藏于家今此繪容卽其人
文槩丹青之妙在當日列神品蓋畫一時之景
也亟走介往會稽取舊收李像以呈似面貌冠

服無豪髮之少異因爲跋其後樓深以賞激繼
而明清巧外得請以詩送行後一篇云遂初陳
迹遽淒涼擊節青箱極薦揚談笑於儂情易厚
典刑使我意差強重屏唐畫論中主古殿遺文
話阿章舊事從今向誰問尺書時許到淮鄉

明清前年厠迹蹕路假居于臨安之七寶山
俯仰顧盼聚山林江湖之勝于几案間襟懷
灑然記憶舊聞纂揮塵後錄旣幸成編去歲
請外從欲贅丞海角涉筆之暇無所用心省

揮塵三錄

卷三
二十一

汲

之胸次隨手濡毫又獲數十事不覺盈帙漫
名曰揮塵第三錄凡所聞見若來歷尚晦本
末未詳姑且置之以待乞靈于博洽之君子
然後敢書斯亦習氣未能掃除猶雞肋之餘
味耳慶元初元仲春丁巳明清重書于吳陵
官舍佳客亭

茲集凡三卷記宋高宗東狩事甚詳如劉希
范責鄒志全書婁陟明上高宗書秦會之諫
議狀王幼安草檄曾空青辯謗錄云、俱可

備史官采擇其餘閑情小趣正所謂雞肋之
餘味亦虞山毛晉識

揮麈三錄

卷三
二十一

深

揮麈三錄卷三

終

